PL
2765
I35L8
1936

Hsiao, Chun
Lu yeh ti ku shih

East Asia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www.archive.org/details/lyedigushi00xiao

RY

文學叢刊

綠葉底故事

蕭軍

文化生活出版社

綠葉底故事

蕭 軍

綠葉底故事

蕭軍

PL
2765
I35L8
1936

LIBRARY
AUG - 8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序

兩個集子全弄好了：——江上和綠葉底故事。——本想就這樣交出去算了，不再添加什麼，可是又好像有點不甘心。而寫又想不出寫什麼。在心窩裏總像有誰給注滿了鉛，沉重，呆板！也許是爲了今天天氣太暖了的緣故。

我是在北滿洲生長大的，我愛那白得沒有限際的雪原，我愛那高得沒有限度的藍天；我愛那墨似的松柏林，那插天的銀子鑄成似的樺樹和白楊標直的軀幹；我愛那濤沫似的牛羊羣，更是那些慓悍而爽直的人民……雖然那雪和風會像刀似的刮着我們的臉，裂着我們底皮膚……但是我愛他們，我離開他們我的靈魂感到了寂寞！我缺乏那雪原製造出來的空氣，我的肺臟一天一天地感到麻痺了！一天……天地減低了伸縮的機能！我不愛這江南的春天，雖然全說牠有詩一般的美麗。但是：……

二

這裏集合了十幾篇短文和幾十首詩。短文，自己看來大致還通順，雖然內容很不整齊，實際在我過去的生活也就是這樣的不整齊。至於詩呢，凡是我所熟識的朋友們，全說不高明，而我自己却很愛牠們。卽使再不高明些，恐怕自己也沒有斷然捨棄的魄力。——如果不愛牠，現在也就不把牠編印出來了：浪費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別人的財力和時間。在一個人過度愛惜自己的什麼時，往往會喪卻了理性，變成一條自私的蟲子。

我也曾寫過幾篇小說。平常把自己的小說從頭讀一遍，這是很少有的事。可是每當一翻書篋子，只要遇到抄錄這詩底册子時，常常要把開書篋子尋找什麼東西的主題忘掉了。起始是讀一兩句，一首，兩首……這樣總是把所有全部讀完才能能

休，才能記憶起自己是在準備要幹什麼。

『我的詩怎樣？』我也常常這樣問人。而被問的無論女人或男人，總是沒有什麼確定的回答，祇是頭搖一搖，嘴角閉得很嚴緊地笑一笑；有的連頭也不搖，祇笑笑就完了。我也祇是笑笑就完了，自己並不生氣。

二

如今零零碎碎我又把牠們抄了一遍。

在編起這集子時，雖然也犯了不僅幾次的躊躇，覺得怪羞答答！可是記得魯迅先生曾說過：『不要害羞自己的兒時……』於是就編牠起來。這裏所收的大都是不高明的情詩，花兒草兒當所不免。另外雖然也有些不盡是「給姑娘們」的，不過大多數還是爲自己而寫下的，我沒有什麼理由來掩飾這。如果企圖漂亮點說，就算作過去自己生活的一點腳跡。此外也還有一些短文和詩，那不便收在這裏了，也不

必收在這裏了。

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以前，無論是短文或詩，全是在「王道」治下的「滿洲國」一寫下的，隨便刊在一些報紙中。六月以後便是在青島和上海寫下的，也是隨便刊在一些刊物中。無論在「王道」治下底「滿洲國」還是在祖國，慚愧得很！一檢點自己的短文和詩的內容，並沒有什麼長進！雖然這相距已經快兩個年頭了。

前面說過：我不愛這美麗的有詩意的江南底春天……

一九三六，四，六，夜。上海。

目錄

序……一

散文

綠葉底故事……三
藥……一三
給朋友們……一〇
好美麗的地方……一三
消息……一五
爲了活……一八

一隻小羊……三一
大連丸上……四三
十月……五三
「死魂靈」……六五

詩

白的絲傘……七五
將睡着底心兒……八一
共同所有之外……八四
留別……八七
讀詩……九五
波頭底落葉……九七

愛之播種……一〇一
熬心……一〇五
世界底未來……一一二
可憐的舌頭……一一八
爲了美麗……一二四
夜深詩……一二七
咬緊顎骨……一三〇
蘇拉詩人底話……一三四
碼頭夫……一三七
「無錢的猶太人」……一四二
摔壞了的三弦琴……一四五
葬曲……一四九

去年的春風裏……一五二
你常常問我……一五四
待辭一回吧……一五六
禱告……一五八
悵望……一六一
題提我自己……一六四
心……一六六
好輕鬆的……一六八
秋葉……一七三
我家在滿洲……一七五
一隻不許的鳥兒……一七七

散文

綠葉底故事

偶然偷到了一片綠葉，葉雖然是一片，偷雖是偶然一次，這畢竟也是偷。無論在法律上要受到應得的處分；就是人們——君子一類的——所謂不苟取的道德原則上，也要受到不可縮的「細人無行」罪。

所幸被偷的物主沒獲得我；又幸我不是個什麼君子，君子們的道德原則就用不着我來遵守了。這片綠葉無疑是偷得很安全：既不受法律上的制裁，也沒良心上的愧悔，那綠葉就如我自己的一樣，現在是被我釘在了自己屋中的牆壁上。枯乾了的原先那一片，我揪牠下來，拖向屋的一個角落：牠老了，枯了，沒了滿綠的顏色了……雖然原先我也曾愛過牠，如現在的這片一樣，現在牠卻要去作我燒飯的燃料。

『這片綠葉你從那裏得到的？——是這樣的綠啊！』

『共同所有的一顆利己的心嗎？吃人和殺人的心嗎？不負責任的心嗎？還是偷和掠奪的心？……』

她不提防我又說出這些無味的渺茫的閒話來，楞楞地看着我的鼻子。——我的鼻子在我的臉中間常是不馴順地蹲踞着，這時也許特別在抽動。

『你常是這樣小題大作……發一些感慨和議論……自己不覺得無聊麼？』她沉靜着臉色說。

『是……儘說這些廢話……實在無聊！——我們到公園去走一走吧？』

她同意了我的提議。

草的氣息嗅到了。甬路上冬天遺剩下來的落葉，早被園丁掃堆在一起，焚成了灰燼。於今滿鋪了細沙，行在這細沙上面你不必躭心你的鞋子，更不必躭心跌倒擦破你的鼻子。那沙裏面所有的石塊，只要大一些或是有一些稜角的，早是被他們剔除淨盡。這所有的全是經過了細孔的鐵篩。這全是爲了有閒的人們底幸福而設的。

我們穿走着橫橫縱縱的甬路和木造的橋……。

狼和鷙鷹在鐵閘裏面試着牠們的牙爪，有時是裂食着豢養人們給與牠們的肉，耕牛和輓馬的肉！

池水更是顯得乾涸了。原因是松花江的水位低落了，這裏也就不能分流。水面還在皺着可憐的波……。

有幾顆特殊的樹，牠們自己已是裝上了淺淡的綠葉。啊，綠葉！但那葉卻嫩薄得似乎要被春風吹裂開。

『看那綠葉』

『那葉並不綠，祇是嫩黃。』

『嫩黃一轉變便是綠的。』

『啊呀，什麼全會轉變啊！無怪人們說：宇宙中的一切，全在轉變。』

我笑了。我笑她常是被孩子氣充沛着。也許正因爲她是個孩子——雖然她已

『共同所有的一顆利己的心嗎？吃人和殺人的心嗎？不負責任的心嗎？還是偷和掠奪的心？……』

她不提防我又說出這些無味的渺茫的閒話來，楞楞地看着我的鼻子。——我的鼻子在我的臉中間常是不馴順地蹲踞着，這時也許特別在抽動。

『你常是這樣小題大作……發一些感慨和議論……自己不覺得無聊麼？』

她沉靜着臉色說。

『是……儘說這些廢話……實在無聊！——我們到公園去走一走吧？』

她同意了我的提議。

草的氣息嗅到了。甬路上冬天遺剩下來的落葉，早被園丁掃堆在一起，焚成了灰燼。於今滿鋪了細沙，行在這細沙上面你不必躭心你的鞋子，更不必躭心跌倒擦破你的鼻子。那沙裏面所有的石塊，只要大一些或是有一些稜角的，早是被他們剔除淨盡。這所有的全是經過了細孔的鐵篩。這全是爲了有閒的人們底幸福而設的。

我們穿走着橫橫縱縱的甬路和木造的橋……。

狼和鷲鷹在鐵閘裏面試着牠們的牙爪，有時是裂食着家養人們給與牠們的肉，耕牛和輓馬的肉！

池水更是顯得乾涸了。原因是松花江的水位低落了，這裏也就不能分流。

水面還在皺着可憐的波。……

有幾顆特殊的樹，牠們自己已是裝上了淺淡的綠葉。啊，綠葉！但那葉卻嫩薄得似乎要被春風吹裂開。

「看那綠葉」

「那葉並不綠，祇是嫩黃。」

「嫩黃一轉變便是綠的。」

「啊呀，什麼全會轉變啊！無怪人們說：宇宙中的一切，全在轉變。」

我笑了。我笑她常是被孩子氣充沛着。也許正因為她是個孩子——雖然她已

經不是孩子的年齡了——我纔愛了她

她拉着我的一隻臂，一直跑上假山的一間亭子裏。她的頰爲了用力以後，變成緋紅。喘息地眺看着遠天。

『你看——』她指點着：『那些堆積的灰色的東西……雲嗎？』

『那是煙——』

『煙？』

『煙——』

『周圍的……全是煙？』

『煙……煙，……』我漫然地看着那些從街市裏浮起來的煙答應着。

由公園歸家的途中，我們又看到了許多的綠葉，和我偷得的那片幾乎是同樣地綠。不過我的一片是小的，他們的比我卻要闊大而肥長。「吉都良」飯店的門前，幾家洋行的窗內，他們全有着整棵樹整棵樹底綠葉。他們的綠葉全是閃着油般的

光亮。她附在我的耳底悄聲說：

『是偸得這一家的嗎？』

我揑了她手一下，同時我又搖了搖頭。走了不多遠，她又悄悄的說了：

『是這家的嗎？』

我同樣是揑了她一下手，搖一搖頭。

就這樣她竟問了我記不淸是幾次。起始我還是揑她的手，搖頭笑復她，後來問得我不耐了，就如拖一個孩子那樣，一直將她拖回家來。可是將一到在屋子裏，還不待平均了呼吸，她又涎着臉色來問了。這次她似乎要哭，她說：

『你爲什麼不說給我，你是在那裏弄得的綠葉呢？』

『我自然會說給你的，這也値得要哭嗎？』

我怕她眞的也許哭了。她是我所愛的，我不應該沒理由的苦了她。

當我將這段故事說完之後，她已是疲乏得在我的懷裏睡去了。

故事是這樣：

一天的下午，偶然遇到了朋友L，又偶然地一路去看一位新識的友人，友人是居住在一家旅館的三層樓上。

友人外出了，當我們由樓上折下來，脚已經踏到了那塗着朱色，士敏士的第二段階梯，復反的我又轉上去纔將這片綠葉——在幹上生着最小的一片——摘下來。

我們誰也不說什麼，按着所有的級磴走下樓來。直到離開那旅館快近半里路的地方，我纔悄悄的由外衣左面一個袋裏，將牠取出，在我們的面前幌了兩幌，L和我互相的拋了一個獲得加勝利的笑，又復放入衣袋裏。我的手還緊扭着牠的小柄，走着。

我們後面走着三個從學校歸來的女人。

『你怎麽作起賊來了？』

L嘻笑着高聲的打趣我。我掉頭看看那三個女人，已是快到了能聽到我們說話距離，我加快地走了幾步，L不知什麼緣故，也跟着我加快了幾步．我纔向他說：

『你這人好不道德，怎麽在大街上便揭別人的短處呢？——知道：這裏的警察和偵探隨處皆是啊！爲了保護富人們和特權者的利益。』

『有道德的人就偸別人的綠葉嗎？』

那三個女人的脚步很快的，又突進能聽到我們說話的區域裏來了，於是我們衹好把談話截斷，相互地看着笑了笑。

成羣成羣的人，紛擾着在攀登他們所要搭的電車。我們因爲這次人數太多，便走開來倚在車站旁邊一所小花園的鐵欄杆旁邊，休息着連等待下次的電車。

綠葉，又出現在我的手中了，我反復反復摩撫着，察看着，後來竟忘形地送向自己的唇邊，吻了一下。

『僅是那樣一片小綠葉，——並且背面還有了疤痕——也值得這樣珍愛麽？

噯！』

L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對人說話，常半存着妬意和輕渺的侮蔑。這次爲的要使他失敗，我又重復在那疤痕上深深地吻了幾下說：

『疤痕嗎？你輕蔑這疤痕？我卻祇愛這疤痕呢！牠如果沒有這疤痕，說不定我也許把牠丟抛存大路上。』

第二次車停下了，我們各自攀登上了自己所要搭的車。

現在這赤光的心顆——三個假珊瑚穿連成的——是靜在的，被偎抱在那有着疤痕的，偸得來的小綠葉底懷抱裏。

次日，在街頭我看到一位少女，她是同樣的拿着我偸得的那樣一片綠葉，抵在嘴唇上，悄悄的走着自己的路。

一九三三，五，六，黃昏時候。

藥

一直是睡了一個下午。

天氣近乎威脅人一般的陰惡！寒冷！雖然這已經快交到初夏的季節了。

屋子一直像個洞洞：低壓，陷下，更是得不到一點太陽光。如果由牠的外面看來，簡直是別的聳大建築物腳趾縫下一塊既不規正也不必要的石頭，或是垃圾堆。一半是陷在地下。但我們卻很安適的已經住了一個年還多。

睡醒後精神是沉靜的。沉靜得把世界遺忘了一樣：沒有思想，沒有動作，即使有什麼外來的暴力，企圖弄死他，似乎也不想掙扎一下。這是個「木乃伊」。

『你想什麼？』一個女人貼近身邊這樣問我。

『什麼也不想。』我眼睛無所見的停止着。

『睡得好嗎？』

『不錯——』

『作夢嗎？』

『沒有——』我連頭部全沒有動一下，說話的聲音的音階也沒有改變。

『半個夢也沒有？』

『沒有——連一點點也沒有。』

『好東西！』女人走開我，自己又繼續工作去了。我呢，我還是平躺在睡過覺的地方，位置毫沒有移動。祗是身上較睡前縱橫的添搭了一些可以加煖的東西，我也知道這全是那個女人幹的。

『弄下去，我不要這些破東西。』我的身子感到悶熱，說話變得命令一般的帶着躁急，同時身子開始起着抽動底曲扭。

『爲什麼呢？天是很冷哪！』

我自動將身上的覆蓋掀開，使自己的身子整個的裸露着。

窗外面可以看到有雨點走着的樣子了。

那個女人她又耐煩的將我的身子覆蓋好。當她一轉過身去，我又使自己的身子裸露在牀上，被子等又被掀開在一邊。

『你怎麼了？氣悶嗎？』她和晴好的天空一樣：和平，恬靜，還是繼續着爲我掩覆着裸露的身體，同時撫摩着我的額和胸：

『還是這樣燒啊！這次應該依從我，必須要吃藥了……』

連在下面的一句話，我知道她還應該這樣說：『我給你買藥去。』但是她竟沒有說，祇是在屋子裏轉走着，使地板和鞋底起着不平衡的聲音。最後她在每個抽斗裏全翻過了，我的心裏有主意一樣的也埋了這樣一句話：『你連狗屁也不會翻到一個的。』她翻完了抽斗，立地像得了什麼啓示，又跑向了小廚房裏去。一刻她走出來經過我的身邊說：

『我給你去買藥——』

她走了我也並不來阻攔她。一刻她漲紅着臉又走回來，我也不問她，還是她先說話：

『他媽的，賤價的藥不治病；貴價的藥零的又不賣！——這些東西眞該殺。』

我靜靜的一無有感動似的望着她。——她坐在桌子近邊，下眼瞼的上面顫顫的堆着一些液體的東西，兩隻手固執地在糾絞。

『爲什麽要這樣？蠢東西！』

她淚流得更多了！竟不能自制的伏在了桌子上，響起嗚嗚的聲音。

雨，橫暴的打着我們底屋瓦和窗上的玻璃，這樣一直到黃昏。

我依然是睡在牀上；她坐在桌子旁邊寫字。——這已經完全是夜深的時候。

『發燒減輕點？』她說着，就近探手到我的被子裏，因爲她的手不規則的摸索，

使我要發笑：

『不要亂動——』在被子裏我的手擒住她的手，她企圖掙脫似的擺蕩着，我說：『歇一歇吧！不要寫了。小心也病了——我們眞成了公子哥兒們呢！』

她聽從我，眞的不再工作下去。我們面對着看着每人的眼睛，似乎全要在這眼睛裏，找到些什麼自己所需要的。

『你旣然拿到稿費，爲什麼不說給我？』她質問我。

在上午我勉强拖着身子到報社裏，把那幾元稿費恰巧拿到了，回來並沒有說給她。起始爲了被燒得過度煩亂，忘掉了。待到醒轉的時候，正是她第一次買藥回來，纔想到衣袋裏已經有着可以買到一劑藥的錢。那時候雨又落得很大，同時甚至想到如果這病能死了也好。實際這樣輕微的小病，不會就死了人。

『說給你幹麼？有錢我還留着吃包子呢——誰喜歡吃藥。』我說。

『包子能治病嗎？』她爲了我這樣貪吃，不能禁止的笑了。

『藥也不見得就治病。』我反駁她。

『現在你不是見好了麼？還是藥的力量吧？』她證明着藥可以治病的理由，接了說：『你不吃藥能好病嗎？』

『那麼……少一個銅板他們肯給你藥麼？你爲什麼要哭？誰要你流的眼淚？想想看……』

她沉默了一刻：

『你這人不能講道理，你買藥爲什麼不化錢？』

『是的啊！那你最好不要說藥有什麼屁的力量，那祇是「錢」知道麼？這一劑藥就是六角，這個數目你需要寫六百字的文章。如果一個賣力氣的人，他需要作兩天工……還得不准餓肚子，你想想看……』

她有點冥想的樣子了，掛下自己的頭，我接着說：

『……藥的力量？錢的力量？……在錢和藥的後面……使你流淚……使幾千

萬人流淚……憤怒……的力量是什麼？你想想看……」

她的頭更是掛下了，我也沉默下去。

燃燒的火蛇又開始絞緊我的週身，吮舐我的心……我又掀開了所有的蓋覆，使身子赤裸地完全露出爲止。

在第二天的發燒又加重了些。

一九三三，春，哈爾濱。

給朋友們

朋友們：我們之間有的見過面，有的僅是在信裏認識，不過無論怎樣，只要接近一個朋友，我總是喜歡的。

我不是什麼君子，所以也用不到「擇交。」除開階級和思想絕對不相同的以外，人與人之間總是可以接近，要好的弟兄。

我個人是流浪慣了的，所以浪人的氣氛在我是很充分：喜歡飲酒，也喜歡女人，在一般人性裏所喜歡的勾當，有的我也愛，不過那也僅是愛愛而已。

近來對於女人已沒有幾年前那樣熱情了。至於酒呢，還常常飲一些，不過醉的時候卻很少了。「醇酒婦人」這原是文士，名士等等的必需品，也可說是他們的生命！我既不是什麼狗屁不如的名士，文士……但我卻僭越地享受着了。好則，酒是我

自己用錢買；至於女人呢，我也不去調戲他們的老婆，這一點也許不會惹起誰們的嫉視吧？

酒每次雖然吃的不多，可是每當酒力退過以後，常常會拉起一些哭不出的哀傷！我也知道「哀傷」是垃圾一般的沒有用，除開使自己更添些可恥的無聊以外，什麽也不會有的。當然，我自己的衣食現在可以維持了，同時伙伴也有，並且現在是彼此全愛着的。可是我的心，以及每顆神經細胞，常常像爆碎了一樣，被什麽眼不見的釘錘苦打着！啊！友們，我不能說給你們。——其實說這些牙痛的話也沒什麽用。

每次接到你們的信。常是覆得很遲，並且還是那樣地簡短，無聊……就如拍電報一樣；某個官衙例行的公文一樣。我知道：這一定會使你們不滿，甚至要訕罵我的下劣，懶惰，卑鄙……啊！友們！我應該寫給你們一些什麽呢？一切是這樣，一切是這樣……老鼠般的生活着啊！

今天我又吃了點酒。現在是夜深了，我什麽也不能作，睡眠又睡不下去。眼見又

是桃色的五月來臨，傷心的是，竟看不到一株開放的桃花！塞北的春天，眞就是這樣底遲嗎？這樣底無力？

一九三四，四，二十。哈爾濱。

好美麗的地方

有碧油油的海水；翠疊疊的羣山和樹林，這的確是個美麗的地方。能够生活在這樣場合裏，即使是餓着肚子過三年，也是喜歡的，只要心甘願。

『看：那山，那樹，那紅瓦的洋房……這海，啊，美麗！美麗！』

當我還沒踏到青島的海岸，在輪船的甲板上，就這樣在嘆息着了。——這嘆息祇是充滿着讚美。

讚美，我祇是讚美！在我到青島第五天，我還在讚美牠。可憐我這顆讚美底心，在第六天上就被一隻錘子敲得粉碎！我知道了這也是和別的都市一樣，充分具備着別的都市所具備的「不美麗」啊！——有人作馬，有人拖人……

『看：那山，那樹，那紅瓦的洋房……這海！……』

這樣充滿着詩味的話，也被碎了一樣，同時是被這樣幾句話作了替代：

『工作吧，工作吧……不工作是生活不下去的……』

啊，美麗代替不了飢餓，無疑我這「餓着肚子過三年」美麗的夢，也是飢餓的錘子敲碎了，碎了！

一九三四，八，一。青島。

消息

總是盼望着故友們的消息，但是每次消息帶來的全是淒惘和刺痛！雖然是這樣，也還是切盼着，切盼着，也許有一天會帶來點意內底喜悅!?常常卻被這喜悅所欺騙了。

民，來信說：『軍：你知道嗎？小明死了！我知道他是你所愛的。你們每次來信全要提到他，我們每次也要儘詳細的把關於他的故事寫給你們。現在呢，他死了，他是眞眞地死了！你們再來信提到他，這只能算作憑弔他那生來僅足一週年的小生命吧！……』

接連又是曼的信：『軍：你說快不快吧，我們相別已經兩個多月了。但，我還只覺到和昨天一樣呢！

松花江的水，依然是滔滔地向東流；秋天的風也還是那樣溫柔！可是我可愛的朋友們呢？我的朋友們，都已離開我很遠了！

朋友！你們知道我是怎樣的寂寞呀？怎樣的憂鬱！

前天到劍那裏去串門子，纔知道你們還沒忘了我呀！你們這樣關心的垂問我，我是多麼感激喲！如果要說哈爾濱沒有什麼變動，那麼眞是說謊。我不願欺瞞我親愛的朋友，所以我向你說：如今這裏和你們在這裏的時候，又大不相同了。

虹入獄的事（被日本憲兵弄去的）你大約知道了吧？那就是在「端午節」後的第二日，（整是你們離開這裏一個星期，）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出來的消息！

在虹的事發生後不過兩星期，突然有人光臨到我的敝寓。恰好我當時沒有在家，祇調查了一下就走了。可是這已經嚇得我兩天也沒敢回家。至於以後怎樣呢，這祇有鬼知道了！不過暫時算沒事了。

距今三星期以前，文兩次被傳。他非常駭怕，打算要走。所以職業也辭掉了。因了

文的影響劍也駭怕了，所以把你們的來信都燒了，及至我去時已不及所。以你們的信，我一頁也沒讀到。眞是可恨！……這封信你許能接到嗎？』

這就是我所盼到的消息！深深地刺着我的心！同樣這當前現實的不平和罪惡，也一樣刺着我的心！

一顆心常常這樣無停止的被刺痛着，有一天牠終會爆碎了的。

一九三四，九，六。青島。

爲了活

活是爲了什麽呢？我不知道。問過許多自命爲哲學家的，科學家的，藝術家的……他們也不知道。有的向我解釋說爲了什麽，什麽……那他就等於一個比我太小的孩子給我講謎語一樣，早就猜過的了。「活」是爲了什麽呢？先懸在這裏等待解答。我卻看了若干若干爲了「活」的東西們，「活」的方式：

早晨，鈴啷，鈴啷……小小的聲音會從睡夢裏醒覺了我，馬上我就知得這是給樓下人家送馬乳的來了。這是一匹怪不成形的馬，由一個怪不成形的人牽引着。他看來好像沒有肩膊頭，可是明明白白一隻漆了的小桶，卻掛在他的肩上。

『鈴啷，鈴啷……』的聲音，便是從這馬胸前一隻懸着的小銅鈴發出的。馬的脚打着水門汀弄堂的地，卜登，卜登……每天便卜登在這個時候。

每天是這樣來來去去。

『開門啊，馬奶！』

照例，他由那個女人的手裏先接過一條温温的手巾，和一隻洗得透明的玻璃缸。

擠得那不成形的馬，再不能有乳流出來的時候，人要牽起牠來走一轉，而後回來再開始榨取，一直到滿了那玻璃缸。馬的眼睛始終是紅着的，馬的毛片和尾巴也從來是焦灼的打着曲蜷。盛在玻璃缸內的乳汁卻是晶白的，白得好似凝結的石頭。

這乳對於人有什麼用呢？我也不知道。大約不是嬰孩待吃，就是大人吃，若不然就是有美的女人用它來洗臉。

馬總是沉默忍受的任着榨取，有時許是榨取得太難受了吧，牠會把頭擺一擺，腳抬一抬，鼻子哼兩聲就完了。人也就是擺着他翅膀似的長衫，拖着像是從來就裝過一雙鞋子的腳，踏着鈴啷，鈴啷……聲音，每天是這樣。

午間，如果推開我的窗子，當然隔着玻璃也可以，不過爲了更清楚些看一看景色。前面就是一片誰家準備建築的用地。面積要有幾十丈開闊，上面有草，有人行道，有打好在地裏水門汀的椿柱……主要還是那垃圾堆，較得有意思些。人搔扒在上面，像夏天的蒼蠅。有女人，有生癩頭瘡的孩子們……人雖然不一致，而搔扒卻是一致，找什麽呢？這我也不知道。不過，有時爲了一塊焦煤之類的東西，孩子們會扭打起來，大人們也並不顯得大方呢！在這樣的地方。

比黃昏再暮一點的時候，我經過大街，有一些殘廢了的人，總是遞出手來給我，嘴裏喃喃着，可是他們多是躲在電線柱的陰影裏，我不知道他爲什麽不站在有燈光的地方？

夜間，我常常睡得很遲。可是無論怎樣遲，當我推開窗子，準備呼吸幾口較涼的氣息，要睡下時，總是能看到那遙遠地飄動着的燈光，像幽靈一樣在浮動，我知道這是拉夜車的燈。

最使我不高興的還是叫得太早的那工廠的汽笛，他就誤我的夢！

活是爲了什麼呢，我不知道。但我卻看到了若干若干爲了「活」的東西們，「活」的方式。

一隻小羊

一天夜間，跛大街跛得有點疲乏，便停腳在商店的玻璃窗前。這是一間賣外國圖書的舖子，我被裏面幾幅油印畫所吸引，望着，望着……我並不想買，即使算一角錢一幅我也不想要。那些畫除開人殺人，獸吃人以外，再就是抱小孩的聖母，和戴棘冠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這些我全不愛，如果這東西買回去釘在牆壁上，夜間睡眠怕也要感到威脅。聖母圖倒還好，不過那又太顯得莊嚴慈愛了，對於一個從生到這世界上就沒認識過媽媽而像的浮浪人，也有點不相宜。至於那些書啦，電影星的畫報和畫片啦，更不是我所需要的。這些對於一個浮浪人似乎什麼價值也沒有。

幾乎每天走這條大街，也常常是在夜間，隨便停在什麼店舖的窗前，向裏望着……有時候也許女人的衣裝店，鞋帽店，玩具店，首飾店；也許點心舖，鮮果行……

在女人衣裝店的窗裏，我可以鑑賞那做得好一點，光滑一點的模型，看那咀的曲線，身腰的姿式，新由服裝師替她裝掛好的諸色質料的衣服；在點心舖，鮮果舖，或是菜食舖的窗前，可以看到諸多種樣：花形的，果子形的，用諸色閃光紙包裹的糖果和點心；整箱整箱的蘋果，梨；現成的酒菜，標着價格的酒瓶，新宰殺過倒懸着，在剝光的身子上蓋着紫色「上等」印記的肥羊，……我站立這些地方的窗前，也正相同我今天站在這家圖書店的窗前一樣，祇是爲了疲乏，爲了這裏的燈光亮一些……浮浪人對於什麼應該全是疏遠的。爲什麼疏遠，我自己是知道。

『羊，要嗎？』這是一個男人的聲音，從我的身後飄過來，我以爲他是在問我。

『什麼？』我轉過頭來望一望，原來不是同我說，他是向着店舖裏面人說；一隻小羊托在他的手裏。

『羊，要嗎？』他又重複了一句，並且這次他還把那小羊顛動了幾顛，意思是要屋裏的人看，這還是一隻新從媽媽奶頭上摘下來的乳羊！小羊咩叫了兩聲。

『賤賣啊！要嗎？』

屋裏人使鼻子按在玻璃上。這個人胖得連頭髮都沒了，他的腦袋祇相同一顆充血的肉球，那樣子很不雅觀。他起始是無所見的笑着，笑着，最終他不笑了，臉上的肉沉墜下來，手揮擺了一下。

『外國人也不買羊了啊！』從男人的眼睛，從男人臉上的紋條，整個的樣子，可以說是從男人的全身流走了希望！他懷抱着小羊要轉向別處去了！我發見後面還站着一個男人，他擔着筐，我知道這小羊來的路途一定是够遙遠。

『這小羊要賣嗎？』我走近賣羊人的身邊，手已經摸觸到小羊的頭額，牠小咀巴溫順的翹起來。

『你先生要買嗎？』

『唔……我看看好麽？』羊的小舌頭舐着我的手指了。我從賣羊人的手中，像抱個不足月的嬰兒似的抱牠過來，牠顫抖的鳴叫着，聲音並不大，也不宏亮，像在喚

乳。白白的絨毛有點閃光，牠溫暖也如同一個嬰兒，牠卻懂得顫抖……

『你先生要買，算一元兩角錢吧，外國人要買得一塊五咧！天太黑了，我們還要趕回家去吃夜飯啦！』

『一元兩角錢？』

『一元兩角不多啊？外國人買，好時要兩只洋咧，養着將來擠奶，殺吃，全好，買下吧！』

小東西在懷裏，不再顫抖了。我把臉伏下去讓牠舐吃我的鼻子和眼睛。我嗅着微微的乳羶。牠對我完全熟識了，我們親切得好像不想離開的樣子，如果我能夠我就可以這樣抱牠回去，但是我不能！爲什麽我不能呢？只有浮浪人自己知道。

『不要買嗎？』

『嗯，不要買！』

『哼！躭誤這半天！』

賣羊人帶着氣憤，從我的手裏把小羊拿過去了。這次牠又叫了！牠是帶着顫抖叫的。我一直看着賣羊人一家家顛動那小羊；牠一家家的鳴叫着那喚乳似的聲音，遠了，沒了……

行在回家的路上，我想：

——拚我所有的錢來買下牠吧！這是多麼値人愛的小東西啊！那絨毛，那小咀巴，那咩咩帶點顫動的鳴聲……我和牠在一起生活！我不殺牠，也不吃牠的乳，就是各自活着吧！

我一直想到我的家。

想了一夜一整天，就是爲了這小羊！

『我們買下牠吧？』我問過我的女人：『那是這麼可愛的小東西啊！你抱着牠，牠一點也沒有惡意！單只是那小咀巴，就夠你不忍不喜歡牠了！』

浮浪人也還有個女人，並且這個女人除開浮浪人，擔保還不愛誰。她說：

『只要你愛，就去買下吧！』

我拿出我所有的錢要去買了，她又說：

『買來，放在那裏呢？放在屋子裏怎麼成呢？牠會咬破你的書，弄翻我們的米袋……』

『放在晾臺上，那裏算牠的小屋……』

『好，你去買吧……』

在我還沒有拉開門，她又說了：

『放在晾臺上？不成吧！牠會扯破別人的衣服……弄髒了衣服，人家是不宜的，我們並沒有佔有整個晾臺的權利……』

帽子重新從我的頭上除下來，我望着她為我縫補襪子的手——她的手已經不再是二年前那樣苗細了，她現在做了浮浪人的老婆。

『那麽，不買了！』

我生氣了，我同誰生氣呢？我也不知道。我常常會無理由，不知道爲了誰就生氣。生起氣來會連愛人也變成了仇人！

『不買了！』

我重復地說，重復地說，走在地上，過來，過去，……

『那麽還是買來吧，買回來再說……』

她抬起眼睛和平的望着我，但是我並不就去買了，還是走着啊！走着……

『去買呀！怎不去買了呀？』她重復了一句，她在笑，這是善意的笑！浮浪人的老婆是愛浮浪人的，她從不在浮浪人生氣的時候也生氣。

『不買了——』

『爲什麽呢？』

『想不出怎樣給牠吃，餓死牠？』

牠也是想不出應該把什麼給這小東西吃總之浮浪人是沒有多的錢買什麼吃。

『我割野草給牠吃！』我說。

『這樣可以的……到那裏去割呢？現在是冬天。』

『冬天也是有草的，這不比我們北方啊！』

小羊住的地方和吃的東西，全想出來，解決了，我高興打着桌子說：

『你聽啊！先不要補那臭襪子。你聽啊！你給牠織一個小「頸圍」要好看要有花邊的，紅色的，紅紅的，越紅越好……我把那小東西洗刷乾淨，一根毛也要清潔，白得和銀絲相同，然後我把那「頸圍」合適的扣上，我牽着牠，你聽啊！我們到街上去走就和我們的小孩一樣……我們換着牽，換着保護牠，……使牠大起來……我給牠起個小名，就叫「白妮」吧！你同意？』

『完全同意的！』她笑着，又要縫補我的臭襪子了，接了說：

『和我們的小孩一樣嗎？……我們是不能要孩子的！』

我知道她爲什麼說這樣話。

『浮浪人孩子是不能要的啦！小羊是可以要的啦！』

『嗯！』

『爲什麼不該要呢？牠是那樣招人愛！就憑那小啞巴吧，你見了就不能不愛的，比一個孩子更可愛的小東西，會咩咩地叫……』

『你能養大牠？』

『怎麼養不大？牠比一個孩子長得快呀！』

『養大怎麼樣呢？不要忘了我們是浮浪人！親愛的！』

『也帶牠浮浪……』自己說完話，知道這是不妥了。起始從憤怒轉到了歡喜，如今又從歡喜轉到了憂愁！我眞的憂愁了！

『不要憂愁吧！也不要買那個贅累的東西了！聽我說：我們是什麼贅累東西也

不應該有的，親愛的，懂了嗎？連一雙襪子也不要有富餘使牠掛累我們！』

但我還終於拿起我所有的錢，拿起我脫下的帽子，走了，去尋那個賣羊的人。

又隔了多少時光呢？記不淸。和平常一樣的理由，我停在一家百貨店的窗前。

『羊要嗎？』這聲音是多麽熟識啊！我本想拔開脚就走的，卻是沒能够，我又把我的身子走近這個賣羊人：

『那一隻呢？那隻白的！』

賣羊人似乎不認識我了，也不了解我的說話的意義，祇是說：

『你先生要嗎？算一元錢吧！外國人買，要賣一元五的。』

『我問那隻白的，在外國店門前賣的那一隻！』

他像思索的樣子，又在打量我的帽子——這次他手裏托的是一隻黑色的，還沒有牙齒樣子的小東西了。牠不叫，也不動轉，閉起眼睛打瞌睡，這次我的手也始終

是擺在衣袋裏，沒有來抱牠，連觸一觸牠的小嘴巴也沒有。

『白的早死了啊！』

他從我的帽子——這是一頂不成樣子沒有經過改造的帽原料一般的東西，沒有縧帶，黑色的，什麼也沒有——似乎認出我來了，我不是一個主顧。他走了。隨在他身後那個背籠筐的人也走了。一家一家的問候着走了，沒了……

我同你說：這次我已經沒有了那所有的錢！不過……

一九三五，二，二十五。上海。

大連丸上

朋友W，送我們到船上他就走了，還不等待我們和他告一聲別！船的名字是「大連丸。」

還不等我們習慣習慣這艙底的氣味，他們便圍攏了來。我和妻是正準備攤開自己的行李。

『你們到那裏去？』這是一個胖胖的人，他問我。他的背後另外還有四個人，一半是穿警察制服和掛着手槍；一半是平常的衣服。

『到青島去——』我心臟的跳動不平均了，雖然這檢査早知道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一想到海的那岸就是可愛的祖國，一到了祖國便什麼全得了救，只要這檢査不要太煩難，太……那就好了。

他們和狗用嗅覺一樣，用手和眼，在開始去接觸我們的行李和我的週身。妻的臉色白白地，病後的眼睛更顯得擴大和不安。我們這好像開始在什麼魔鬼的嘴裏賭運命。

『你們從什麼地方來的？』

『哈爾濱』從我的血流強制着安定一些。

『在哈爾濱你們幹什麼職業？』

『××××部裏作辦事員。』作辦事員的只是一個朋友，現在我竟冒起他的職業了。我早就是個無職業的流氓。

『××部的「司令」姓什麼，名字叫什麼號叫什麼，他多大年歲？』

我的血又開始不受約束了，它要迸出血管那樣貪婪的流走。

『他姓×，名字叫×××，號叫××，今年……他……大概是五十歲！』

『怎麼是「大概」呢？』他的小眼睛一向是細着的，現在圓起來了。臉上的肉

一向是皺折着的，現在是鉛一般的平展開。他身後的人們也同樣睜好他們不同形的眼睛——我還看到了掛着槍的，用手去撫摸他們的槍；手裏有棍棒的，也顫動了兩顫動。

妻的眼睛更擴大。……

我說：

『他去年是五十歲，今年該是五十一。』

『怎麼連你長官的年歲全忘了嗎？你爲什麼要到青島去？那個女人她是你什麼人？』

『女人是我的妻子——到青島是回家。』

『怎麼？你是山東人嗎？你的口音。……』

『不，我是「滿洲」人——』我又開始平靜。

『你，你爲什麼到山東去回家？』

『我的父親在那裏。——』

『你父親在那裏做什麼？』

『開買賣。』

『什麼買賣？』

『錢莊——』

『什麼字號？』

『×××——』

『×××！什麼路？』

『××路——』

『你爲什麼要回家？』他的問話又折了回來。

『我們是新婚——要回家去看看老人。』

『新婚？』他瞟瞟我的臉和妻的臉——我不知道我們當時是否眞像一對度

蜜月的人呢？

「你請長假，還是短假？」

「長假——」

「拿你的名片和假單給我驗看驗看。」

他的手伸在我的眼前了。——那是一隻肥厚的，有點兒殘意味的手。

「沒有——」

「什麼也沒有嗎？」他的手重新投入褲袋裏。

「沒有——」

沉默了，全船的人聲沉默了，微微聽到海水激蕩着船底的聲音。末春的陽光和着風，愉快的從舷板上的圓孔窗投到艙內的蓆子上。

「這些對於我沒有必要吧？我並沒有穿着官公吏的衣服——似乎不必用它來證明我的身份。」

『不——我看你不像正經好人——』他從我的臉一直看到我的腳；又從我的腳返回來，恰好我們的視線遇到對頭。

『就衝你的眼睛，也不像好人，好人沒有這樣眼睛——跟我來——』

我知道我的眼睛頂撞了他。

在那面我被問訊了近一個鐘頭。最終他要帶我到岸上去問——記得當時我已經什麼全絕望了，只要他把我帶到「水上警察署，」只要橡皮鞭子抽到我的身，只要那煤油或辣椒水一注入我的鼻孔……便什麼全完了！人在知道了完全絕望的時候，他反是平靜的，勇敢的，當時我是很爽快的走在他的前面——在還沒有走出艙門，他止住了我：

『不要——這邊來——』於是我又隨了他的手勢到這邊來，我想出這許把妻也一同帶了去，這樣也好哪！死，死在一起，坐監，監在一起。

妻還面詢問的人已經走開，她正在扒着舷板的圓窗，樣子像在看海！我端詳她病後的背脊，胸裏微微感到了刺痛！

『把你的東西全拿過來，我要檢查——』他簡直在命令。

我搬過了我所有在身邊的東西——一隻中型的帆布箱和一隻樹條籃。掛槍的，和提着棍棒的人們又轉過來。

胜胖胖的人，檢視我每件襯衫和襪子，他相同一個買故衣者，又相同一個典當業的店員那樣仔細，不相同的只是我們沒在論着價錢。

把一頁頁雪白的信紙，全是面了陽光看了又看。當時我眞佩服這是一條忠實的狗！

什麼全檢查完了，他看我吃起蘋果來了，他們說：

『你倒很開心哪！』

在臨走出艙門，他們在頻頻回着頭，好像迷戀着我一般的說：

『我總看他不像好人——』

鋼練絞咬着的聲音發出了，我們知道這在起錨。

海是多麼美麗和廣茫！我們的心和整個的身，始終是狹窄的，被什麼封鎖了一樣。

妻望望我，我望望她，誰也不說什麼，祇是看着海，無邊無際的海……想着海的那一岸。

『明天什麼時候能到啊？』

夜了，甲板上再也看不到第三個人，妻才倚近我的身邊，顫着聲音說。

『大約十或是十二點鐘。』我說。

她的手撫摸到我的手，我的手死死捉着船甲板的欄杆，我說：

『如果……』

我們全回過臉去——甲板也還是沒有第三個人。

『如……果……再來麻煩我……我是要投他到海裏去……叫這些狗骨頭去喂魚！』

妻的臉色又增白了：

『你——你胡說什麼？』

我知道她又感到了不安。

夜間波浪擊打船身的聲音，顯得急躁，風也不再溫暖。回到艙裏，妻睡過去，我聽着海叫的聲音——在我們同一蓆面上，一個老妖樣的婆婆，正在悄靜的吸着鴉片煙。

第二天當我們第一眼看到青島青青的山角時，我們的心纔又從凍結裏蠕活過來。

『啊！祖國！』

我們夢一般的這樣叫了！

三五，五，二。上海。

十　月

也許爲了疲乏，也許爲了寂寞，也許爲了什麼吧……我常常要到距離我住的地方不甚遠，一個地下室酒館去喝一盃酒。那裏喝酒很簡單，有時不必說也可以，只要你在櫃台前一站，用手指一指大的玻璃盃或是小的玻璃盃；而後再指一指什麼顏色的瓶子——紅色的是浸着辣椒的，沒顏色的是「唔德克。」我平常不大喜歡浸着辣椒的，那味道於我不很適合——那個禿頂紅鼻子管理這件事情的人，就會滿滿注了一盃酒，放在一片厚玻璃上。他從來是和氣的，看樣子卽使你喝完了酒沒有一角錢，也許不要緊的，可是我卻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除開這個紅鼻子的人，有時那個男店主和女店主也來管理這件事。我特別不滿意那個女店主，她很客嗇，注酒常常是不給注滿。雖然她是生得面貌很精靈和漂

亮。至於我不喜歡那個男店主的理由，因爲他頭很小，又是那樣圓，眼睛也是，並且還有些歪斜。有麻子。特別是他的脖子，只要一看到他，我就要聯想到一些傳說的「王八故事。」他和他的老婆實在相差得太遠了。

『先生——』紅鼻子的人照例是這樣稱呼我的。他把酒盃從玻璃上推進我一點，溫和的笑着接了說：『對不起，今天的酒菜全被吃光了；——酒也賣了這麽多！』他從玻璃廚裏拖出半段灌腸，割了很厚一片給了我，同時指一指櫃臺上的一列空碟盤，和櫃臺內面一些空瓶子。不錯，在平常那些盤碟裏總是盛着各樣的下酒菜，什麽拌洋葱的牛肝；紅柿子，半熟的鹹魚，麵包塊……這全是不另要錢的，隨酒奉送。有時我貪吃那拌洋葱的牛肝，常常是喝一盃酒，要例外吃幾口，而後纔依着次序將叉子遞給別人。——今天是什麽也沒有了，剩落在碟盤裏的，祇是一些湯漬和魚刺。

『怎麽？今天賣項好哇？』

『你沒有看掛旗嗎？——今天是俄毛子過節哪！』

是的，今天是蘇聯底十月節。在街上有幾個地方紮着很大的紅星星，繡着鐮刀和錘頭的紅旗在飄飄擺擺……各處震蕩着不常聽到的，男人，女人，孩子……們底歌聲。警察們螞蟻一樣，蛆蟲一樣，狗一樣的到處蠕動，爬行，溜走……

「怎麽？現在這裏這樣靜啊！」

「全到「俱樂部」去了。聽說那裏還演戲……跳舞……演說……可惜中國人進不去……門口有中國警察把守着……」

平常到此地吃飯喝酒的，多是附近大小工廠的工人，流浪漢，小職員們雖然也有，但是很少。一些倒運的白俄也不常到此地來的。

現在我感到這屋子很肅靜，除開我以外簡直一個酒客也沒有。「擺臺」的人們，巾布搭在肩頭，伏在桌子上睡過去了。我無意識地看一看這屋子的牆壁和棚頂，爲了喝過酒有點慵懶，便扯了一張椅子坐下去。夜是什麽時候了呢，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在我底背後牆壁上當然就有鐘錶，並且還在嗒咯……嗒咯……地響。

我要吸一枝香煙。平常我並不吸煙，祇是酒後卻很喜這東西，只要可能我就吸。

『給我一枝煙。』

『要什麼牌的？』紅鼻子扯開了玻璃廚。

『什麼牌的全可以——只要一枝。』

『只要一枝？——哪，給你這個罷。』

吸起香煙來，我的情緒更顯得安寧了。那時候我好像什麼也不在思想。

『幾點鐘關門呢？』我的眼睛注視着門，從門的縫際裏不斷的有寒氣像賊一般的溜擠進來。

『幾點？今天怕要通夜呢！他們從「俱樂部」回來，還要來喝酒呢！——每年是這樣。』

紅鼻子也顯出疲困的樣子來了，他說：

『你不走嗎？——暫時。』

我點一點頭。

『那請你給看一看罷，我打個盹。』

他就伏在了他的坐位，把頭埋入兩條臂底中間，工夫不久，便聽到了他的鼾聲。

我的思想，我的思想開始相同升騰起來的煙絲一般，游動起來了。我回想着那「俱樂部」裏面，在去年我曾經去過一次，那是爲了特種機會。今年這機會卻沒有了，原因是今年比去年更嚴緊，警察，暗探，××憲兵……這類東西們，又添加了一倍。王八的，他們幾乎把那整個的大建築包圍起來，要吞滅下去。

戲劇演着十月革命底故事；唱歌也唱着十月革命底故事。演說也是，工人們講着的也是……那美麗的十月，鮮紅的十月，好像春天底花一般的成團成團的開放在我的眼前；流在我的眼前……我忘了我還是一個奴隸，是一個世界上受難民族中的中國人！

『蘇聯萬歲！

『×××萬歲!』

我也跟隨着喊起來。挾在這各色的，瘋狂底人羣裏，我的眼淚流出來了!……

『好哇!』第一個走進來的是佛民。

我的思想也相同飄蕩在空氣裏的煙絲，被從大開門縫衝進來的寒氣，人聲……所顫動，所擾亂……。

『好哇!佛民!』

佛民是我在這地下室的酒友，他是一個汽車修理廠的工人。隨在他身後的，我也幾乎全熟識。有兩個我還知道他們底名字。裏面還有兩個中國工人，其餘便有點糢糊了。

這死了好久的地下室，現在又復活了。擺臺們打着哈欠和伸懶腰；紅鼻子也開始從坐位上升長起來，鼻子也顯得尖銳。……

『佛民，你們樂啊!』我緊緊抓住他的手。他也努力抓死我的手，瘋狂的振動着

『樂啊！樂啊！拿酒來！……』

從佛民的口中已經滿滿地在噴散着酒氣了，可是他還在喊酒。我發見佛民的手，已經不再和平常一般底油污了！看了看別人，他們的髭鬚也刮得精光，穿着紳士一樣的衣服……。

祇有我們……

祇有我們……

纔是世界上底主人……

祇有我們……

祇有我們……

……………… ………

那面唱起來了。地板響着，高笑……

我和佛民對面坐在一張桌子底兩邊，每人面前注滿了一個酒盃。

『今天是我們底「節」，請慶祝我們……喝一盃——』

佛民自己的一盃喝盡了，又注滿了，我也喝盡了自己底盃。

祇有我們……
祇有我們……

……………

『再喝這一盃，算預祝中國弟兄們的……成功……——你愛十月？你是「小說家，」你應該愛我們底「十月。」』

沒有拒絕，我們是一直喝着酒。我想不出什麼話來問佛民，而他呢，後來跑着，跳着……從這個桌子轉到那個桌子，嘴裏唱着，吃着，手裏揮舞空的酒瓶；臉和脖子一直紅着，又坐下來喝酒。其餘的人們也是一樣。

我想着什麼呢？我想着我們底十月。因爲我還是一個奴隸！我們底××在那一

天可以染得這樣美麗！這樣鮮紅！這樣！……

佛民又坐下來和我喝酒了。他的呼吸還沒平勻，他說：

『你是位小說家，在蘇聯底小說家，全是幫助革命的……我們敬重他們……中國底小說家也這樣？』

『中國小說家全在上海，他們也是……』

也是怎樣呢？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因為那時候我還沒到過上海。

『同情，幫助我們的，我們尊敬他；破壞我們的就把他打死……一點也不可惜……對於小說家也一樣……』

祇有我們……

……………

歌聲在那面祇有一個人在唱了。其餘的大約是太疲乏了，倚着桌子在睡。我看得出佛民也是要睡的樣子，我用手打着桌子說：

「佛民，你要睡嗎？」

「唔拉拉……」

我本來要走了，看一看壁間的鐘，已經是上午兩點鐘了。這時候中國人走街上不方便：警察，憲兵……那是足够地麻煩。

於是我又點了一枝香煙，準備坐待到黎明。

一夥夥的人走出去，走進來，佛民始終是睡着。

一直到什麽時候呢？這屋子裏又開始了空虛。有的祇是煙霧捲着酒底氣息，塵埃一般地充塞着隨處。

擺臺的伙計們，管酒賬底紅鼻子，又開始把臉埋到臂環裏，倚傍着桌子。

從對面一隻鏡子裏，我發見我的臉更紅了：顴骨突出着，頭髮沒修剪，同一個貧窮的朝鮮人，沒什麽區別。還記得佛民我們第一次認識，也是在這個酒臺底前邊。我們那時是偶然的同時喝酒，同時把酒杯放在玻璃板上，我把叉子遞給他，他說：

『你是……朝鮮人？』

我搖搖頭，沒有回答他。他二次又用日本語問我了：

『你是日本人？』

我還沒有答他。我準備走了，我厭惡他，因爲明明白白我是中國人，爲什麼他會這樣問呢？他這是對於我的侮辱！可是他捉住我的手用俄語同我說了：

『那麼，你是中國人；或是「滿洲國」人了？』

『全不是，——我沒有國籍。』

『我是蘇聯——布爾斯維克。』

我以爲他醉了，當時我是什麼也沒和他說。

我們常常在同一個時間去喝酒，久了，他知道了我是個中國人，並且是個寫小說的。後來他同我說：

『我常常喜歡這樣問中國人，他們全是厭惡說自己是「滿洲國」或是朝鮮

的——噯噯！奴隸底運命，是一個樣！中國也是一樣。』

什麽時候呢，我也睡過去了。在醒來底時候，從屋子底天窗口望出去，外面已經透進了蒼白底黎明。照舊，他們還是在睡。

我爬着到地上去的梯級。當我走出那梯口的時候，從什麽地方飄過來了同樣的歌聲：

祇有我們……

祇有我們……

…………

穿走着每條街，我一直是思想着。……

三五，五，二十。

「死魂靈」

魯譯的死魂靈出版了：

夜間，當我讀完了牠的鑿部，返復地看了幾次前面的序文和後面的附錄，我在尋找戈果理發瘋的理由。要知道除開本書以外，我是最關心這一點。雖然有多少人在解釋過了，但我不相信他們，我要自己來尋找，啊！現在我笑了，我很輕鬆地笑了！我得了一種啓示，一種索解，至於啓示的是什麽，索解的是什麽，留在後面說，我要把當時讀完這部書歡喜的心境先寫下來。

怎樣說出我當時的心境呢？這樣說吧：這部書好像是我親手譯成，不，應該說是親手寫成。全部工作已經完了，祇是一部改淸的原稿擺在你的眼前，你用手撫摸着牠，撫摸着你自己勞動的結果，就如同撫摸着一個可愛的嬰兒，如同替自己的情人

舒理她或他們的頭髮那樣的心情，來舒直這底稿的每個被折捲了的頁角……總之這是輕鬆的，快慰的，甜美的，我一個人是承擔了作者，譯者，讀者三份的歡喜！牠爲什麼會使我這樣歡喜，雖然自己也分牠不淸，也許不外以下這幾項：

一、作品本身的力。整個的書不是用筆寫的，祇是用刀在鐵板上雕起來的浮圖。

二、譯筆無比地尖銳。譯者幾乎是用了尖錐的帶了鬚鈎的筆，把這浮圖所有的折角，縫隙，凸凹，窿孔……所積藏着的奥祕，毫無容情地剝撥出來，纔能使這浮圖鮮明而原樣地呈現在人的眼前。據一位懂俄文的朋友說，他把譯本和原文對照過，死魂靈能够這樣被譯出來，就是埋在地下的作者，如果有知，他也應該含笑致謝的。

三、就本書譯出的意義。好像這部死魂靈作者特意爲中國讀者們寫下的。雖然他是俄國人，他描寫的是革命前的俄國，雖然中國現在表面上沒有那專制的沙皇，沒有特定的貴族，沒有屬於地主的「靈魂」們……而那些昏庸貪懶的官吏們，拍馬鑽營的幫閒，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專以考究服裝，比較首飾，跑交際場，扯閒話的女

人等……只要你肯一比較，隨處你總會發見一些通性吧！不是麼？他們是怎樣驚人地多，存在你的週遭。

其次單說到文學方面，誰能說這部書不是我們當前所迫切需要的遺產？並且是重要的一部？當然你要想在這裏面尋潘金蓮怎樣大鬧葡萄架；什麼因果報應的「警世通言，」什麼狗記，什麼兔記，什麼八股式，六朝式的尺牘……一類的東西，你是失敗了，那你應該到這樣「貨眞價實」的專門店舖裏去蒐發。這裏顯示給我們的只是當時俄國的上層社會的一些昏蛋們怎樣荒淫無恥地在別人的血液裏生活着。

這部書在作者是一部未成的工作，在譯者我們知道這該是他譯過的作品中間，最艱難最吃力的一部。我個人在這裏除開向譯者表示衷心的敬意和期待他把第二部早些完工以外，以下要把關於戈果理爲什麼發瘋的理由寫下，也許這是錯

的，但是我不管，至少這應該算我自己索解的一點啓示。

讀完這部書，我覺得這書的作者和譯者，在處境上，文章的筆致上，……除開絕對不同的地方以外，有着很多類似的地方。恐怕對於這部書成功的譯出，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我覺得一個譯者對於一部書的作者，一定要有深湛的理解，至少也應該有共鳴共感的地方，這樣譯出來牠纔會是一部充滿着生命情熱的東西。現在把我讀完了死魂靈隨便寫在日記上的幾句話錄在這裏，作結束：

『……死魂靈當夜把牠的序言及附錄讀完了，又把未讀完的本文也完了。從內心冲出一股快慰的流，這快慰一部份是爲了本書震蕩了我，一部也是爲了譯者完成了這吃力的工作而發。我很知道作書，譯書，以至於印刷校樣……同樣是苦惱的，爲了譯者的辛苦，爲了這作品震蕩了我，我還要再讀……

從讀過譯者自己的一些文章來和死魂靈作者一比較覺得他們的筆致，描寫的方法，很相近，祇是一個細緻些，一個簡略些，但同樣是把熱情深藏在紙底。不過譯

者決不至爲了他所要寫的人物贖罪不成功，而發了瘋狂。他知道這樣溺愛着自己的階級是不成功的，贖罪也是不成功，雖然在譯者的一些文章中，也付毫無偏重的反映了人生暗淡的一面，但是他並沒有企圖爲他們贖罪的意思，也不想親手自造一個天國使他們去住，無疑地他已經否認了所謂罪和善，他已知道了這一些發生的源泉和將來的流向。

暫時可以把人類社會比作一具生滿着膿瘡的人體，魯迅先生祇是一個外科醫生，他祇在指出和無憐惜地割剝着每個腐爛的部分，但他卻不敢用藥的，祇給患者以滋補品，俾使他本身的血輪自己增多強壯起來，抵抗這腐爛，換句話說，他是要那塊割掉腐爛的地方，新肉自己生長起來。戈果理同樣也是一個善心的醫生，不過他是過度的性急，要使剝割開的部分，用自己的未經過實驗的理想的藥方，馬上使牠變好起來。他給藥而不給滋補品，可是這藥又不能按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樣有效，所以他無可奈何地看着這被剝撥開的瘡痂下面流着血的嫩肉，鮮明地刺着他，他

沒有方法使這鮮血停止住，嫩肉馬上堅實起來，也沒有方法再復原當初那臭膿瘡的身子，於是一再試驗，一再失敗，終於瘋狂地焚了他自以爲可以使病人到康強之路的所有處方，束手歸天。

在第一部死魂靈他這樣寫着：

『俄國呵？你奔到那裏去，給一個回答吧！』

而魯迅先生現在他不會再這樣問着我們的祖國：

『中國呵？你奔到那裏去，給一個回答吧！』

無疑這是時代規定了這二位作者，前者是忽略了人類社會生長的歷史性，祇是性急的要按照自己主觀來構成一個理想的天國；後者是從牠有機的生長過程中，不斷給與牠以相當的滋補，使它根本地康強長大起來……『俄國呵？你奔到那裏去，給一個回答吧！你一聲也不響，奇妙地響着鈴子的歌。好像被風所攪碎似的，空氣在咆哮，在凝結；超過了凡在地上生活和動彈的一切，湧過去了；所有的國度和國

民，都對你退避，閃在一旁，讓給你道路。』

不錯，俄國確是給了這位過度愛着祖國人民的作者戈果理先生以回答了，我不知道魯迅先生什麼時候纔能得到我們祖國人民的回答？

一九三五，十一，廿一日。

詩

白的羔羊

是在什麼山腰？
是在什麼海角？
我的羔羊啊，失落了！

登遍了所有的山峯，
望盡眼底的村，城；
村，城之外的荒原……
卻不見我羔羊底白影！

巡行遍了所有底水濱；
覓遍了所有底船舲，
誰要載你到海外去屠殺……
在艙底喲，也該哀叫一聲。

不是貪睡那柔美的草地；
不是貪嬉與羣童去角逐……
祗為飢來了——要去尋些飲食，
羊兒！纔將你失去。

我為你結就的紅頸圍，
上面織好「白妮」你底小名；

當我爲你扣那頸圍時，不是麼？
你那柔嫩的小舌尖，
玩皮地刺舐我的汚鼻孔。

有時我要你睡在我的膝上，
爲你唱着催眠的歌！
雖然你還不懂人底歌聲，
你那小小的眼睛卻像兒似的在望。
在那邊山腳下的小河——有潺潺的流泉……
從青石上漫過。
我脫赤了身軀，一日啲，
要幾次洗卻你身上底汚濁！

你媽媽生產固不止你一個，
但她自生了你便被主人宰卻。
主人們吃了她的肉；還喜歡你的皮，
商量着爲他們的驕兒，
製一襲白皮的小裘。
我拚去了一年的工銀，
纔換下你這條小小的生命！
我不曾想飽餐你的嫩肉；
也不想你的皮來製裘，
更不是要你爲我生下小的羊仔。
祇不忍聽你的那咩咩鳴聲，
看着你那潔白的毛皮染上了血污！

我是個一無所有的牧童，
要你作我的姊妹，作我的弟兄……
更要你伴我以終生！
現在，你拋我而走——
但願你不要迷了行程！
不要碰到能傷害你的：
兇狼，惡狗！……

你在何方呢？
是林東？是河西？
是山腰？是谷底？……
祇要你鳴叫一聲吧！……

我的「白妮!」

黃昏了:——別的牧童全驅着羊羣歸去。
他們每個經過我的面前,全要說:
「還不歸嗎?「白妮」呢?」
我祇能答他們一聲兒嘆息!

月兒上了。——我的羊羣還在吃草。
在遙遠,在遙遠……有紅燈飄動了。……
這許是誰嗎,
來送還我的「白妮」底信號?

一九三二,春。

將睡着的心兒

——給樓下的姑娘之一——

「將睡着的心兒喲，
又被你來驚覺，
驚覺你又不負責任，
還得我自己撫抱！
——這是何苦呢？姑娘！
將睡着底心兒喲，

又被你來驚覺！
驚覺你又走了，
還得我自己吻睡！
——這是何苦呢！姑娘！』

我午睡醒了，倚着樓欄望她，
她還是坐在臨窗，——甚時候呢？
窗口卻籠了碧紗。

籠了碧紗還莫如釘好鐵板，
那時我便走開了，
一些兒也不留戀。

碧紗衹能遮了蒼蠅，
卻攔不了我們底眼睛；
不是麼，你的歌聲還在輕送？

如果我愛你，憑他是怎……。
姑娘，我們這僅如行路相逢。
你不要再將我的心兒滋擾，
讓牠睡去吧！
我們倆來安定。

三，六，二二，下午。

共同所有之外

——給樓下的姑娘之二——

我與我友，住居在小旅館的二層樓上，
日食在樓下的「勞働飯家。」
我們底飯友——全是赤着背膊吃茶。

我與我友：
有一枝簫，一枝笛，一幅畫；

還有盆不知名的小花。
這全是我們共有，共享……
祇有那樓下的姑娘——姑娘底歌唱，
却要我獨自憂傷！
我們看着晚天的雲，血色的霞……
掠着碧空的燕子和噪歸的烏鴉……
澆過了花，也看倦了書，
送盡了燕子，雲霞和歸鴉。……
拈起了簫，弄起了笛，
有時獨奏，有時也和吹。
有時幽咽，有時凄惘；
有時也亢爽，激昂。……

星兒在顫，
月兒在彎，
那樓下的姑娘，
該怎樣坐在窗邊？
哽咽了洞簫，
瘖啞了橫笛，
我們也忘了歌唱啊，
只爲她飛來底一聲兒嘆息！

曾共有了簫和笛。……
如今呢？
又共有了你這一聲兒嘆息！

留別

——給樓下的姑娘之三——

今日說丟開，
明日說丟開，
怕丟開，又丟開，
現在到底得丟開！
怎得必丟開？
怎得不丟開？

是浪兒的歌聲傷了你的心？
是浪兒的歌聲騙了你的愛？
當我的歌聲起，什麼緣故呢？
你的手兒頻擺。
你在樓下的窗口；
我在樓上的窗口，
能互聽到心唱的聲音吧？
卻不能將心聲兒互嘔！
你在那壁燈旁；
我在這壁燈旁，——全是浴着夜底燭光。
我們底影兒，
怎麽不能併作一雙？

「去吧！那樓上的浪兒！
祇是今夜——莫再喲莫再……
使你的人兒悽傷！
——停了吧！你的歌唱！
停了吧！你的歌唱！

「看這爐火熊熊，
聽這湯聲沸沸，
你瘋狂的烈火喲，
莫再燃燒了！
壺中底藥湯沸溢了呀，

會將你個浪兒滅消。
撲滅你這浪兒底烈火；
壺中的湯兒也了。
這蒸汽般底快慰，
會傷了我們永久底心！
樓上的浪兒聽者：
躭誤了待食的病人，
這是誰的罪過？
你留起那未燃盡的柴心，
去燃燒起毀滅的洪爐，
將這人間的阻障燒盡了，
我們再來相愛。

將這壺中的藥湯，
醫好了所有的病痛者喲，
我們再來相愛。
不然，那呼痛底呻吟，
怎得與我們底愛歌和諧？

『樓上底浪兒聽者：
伏在窗口你還發什麼癡呆？
夜深了，困疲了身軀，
明朝怎把路捱？

『聽你的人兒一句話吧!!

『想念你的人兒時候，
就請你看那顆星——那顆北極星。
只要你還在這世界時，
那星兒不碎——你人兒的心喲，
是不會變更！

『只要你看到那顆星，
你人兒的心喲，
是不會變更！』

『姑娘！我不能眠，

我要將你看守：
到天明，到夜闌。……
也許到毀滅了這世界底全盤。
那壺中的湯兒不沸，
我的柴心便止而不燃；
只要你在爐邊，
拚他十萬夜不眠，
——祇要心甘願！』

「你個癡心兒喲！
說什麼十萬夜不眠？
說什麼「祇要心甘願？」

朝鐘底洪聲響了，
室中的病者又在呻喚了，
珍重吧！——』

你將我丟開，提着壺漿去了！
你不熄滅那爐火，——
牠會燒盡了全盤。

嗳！現在到底得丟開，
怎得必丟開？
嗳，姑娘又怎得不丟開？

三，二，六，一。——她在樓下的藥爐邊，我在樓上的窗邊之夜。

讀詩

我讀詩：
讀着詩人沫若底「瓶。」
他底瓶插過梅花，
我的瓶卻衹萎死過一枝刺玫。

他底「瓶」貯的是淚？是血？
還是詩人永久底生命？
我的瓶衹是貯滿了傾不出底苦痛！

淚由我的眼角流出；
卻用我的嘴角吞入。
莫再將眼淚去贈人吧！
在被贈者是毫無用處，
還不如一串廉價的假眞珠，
使你的受者幸福。

三二，夏，

波頭底落葉

一池秋水，
泛着粼粼的波；
波面一小片落葉，
向岸邊緩緩地浮來了。

我正在寫着樂譜——
一章「生底進行樂。」
落葉來了，
我的詩心啊，被牠衝破！

待要將牠踐踏，心兒未忍；
待任牠飄浮去吧？……心兒又未肯！
待要拾起牠來呢；……
我的手兒顫了！

我不知牠底媽媽在何方？
更不知：牠是甘願的飄零，
還是被遊園的人們殘傷？

我終於將牠托到掌心上來，
牠是失卻了美底顏色！

我祇愛牠那脈脈的心紋，
傷懷牠飄零底命運！
我要將牠的青春吻回來……
何惜變白了自己的嘴唇。

權睡在這書底牀上吧！落葉。
恕我沒有美底衾枕；
自己曝乾身上的水浸吧！
恕我沒有拭浴的手巾。

我的樂諧，
這裏要瘖啞一個音階；

我的書，
這裏要糢糊一頁！
但這又算得什麽呢？……
落葉！落葉！
祇怕我的心喲！
又多了一個殘缺！

三二，七，二〇。哈濱公園。

愛之播種

是荒蕪了幾月，幾年？……
在我發見那僅是一片荒田。

上面：
有雨過印就的蹄痕，
有不知名氏的丘坟，
有已涸了的小塘，
有棲過什麽鳥兒底荆榛。

我——

磨卻那蹄痕和丘坎；

注滿了小塘，也刈盡了荊榛……

播種的人兒全來了……！

他們說：

『這想不到眞是片美田啊！

謝謝你爲我們修整。』

他們留着塘水，

澆着自己埋下的種子。

種子很快地抽芽了，他們說：

『你還不走開嗎？』

我說：

『唔！原來我是爲別人盡着責任。』

我能說什麼呢？

他們全是我所愛的。

插起我的鐮刀；

掮起我的鋤，鎬，我說：

『友啊！你們底僕人去了。』

他們底眼睛兒也不一睁，

祇是鼻子兒淡淡地一哼！

我一步幾回頭——

是在盼望你們底苗兒快長。

友啊！不要錯會了意思，

並非是可惜我失卻的力量。

於今我又還歸這荒田，
這上面的芽兒呢？……
依然不見。——
荊榛已滿，塘兒在乾。……

噯！
抽出鐮刀，
放下鋤鎬，
讓我再來工作起吧！

三二，七，一八，晨。

蕉心

凌晨底蕉心，
捲抱着宵來底露顆。
祇有這顆顆才值得捲抱，
餘的，任牠飄落。

苹：他既愛了你，
何妨你也就愛了他？
只要你們相愛起，
我還是走我的路罷。

他還說：將來永遠背起冰冷的十字架；
你說：要永久責打着自己的良心！
算了吧，友們！
何苦呢，這樣認眞？

你說：我並不愛他，
祇是爲愛你，怕傷了你愛友底心，
所以任他吻和親！

他說：也並不愛你，
祇愛你的心！
所以他要吻出你的心。

啊，友們算了吧！
何苦不認眞？

「荼：當我第一次吻你底時候，
我們底心聲兒是怎樣地伴奏！
那不可名底淚，是怎樣在流？
當我最末次吻你的時候，
我們底心絃瘖啞了！
當我第一次吻你的時候，你說：
『軍，我獨有你這口唇了，
此後不許再提到次個女人。』

芣我的口唇依然還在——
依然還是你印就的吻痕；
但是你的呢？
嗳，友們，算了吧！
何必認眞？

我的友情，畢竟是英雄！
他能在不抵抗底弟弟手中，
奪取了他愛人的口唇，
這才是眞的英勇。

他會說：

愛情不講情面的——只要暴力。
愛情不要什麼熱情與眞實，
祇要機智。
友啊！我眞佩服你！

從此我要不再見到你們，
聽你們親和吻。
聽你們在那更闌人靜，
怎樣唱着勝利底歌！
我曾說過，怕的是女人底淚水，
濕了我的琴絃！
喜得今朝卻濕而未斷。

「愛」原是應該流轉:
不見那流水?因流轉始鮮潔;
「愛」也將因流轉才美善!
你們怎不相識我之先?
我不想講謙德的人兒,
在愛的面前,也受了自私者底傳染!
請:你愛她使我甘心,
畢竟你是我的友,
友才應該愛他友的愛人。
放心吧!我的長劍雖利,
也不能親到你的那細脖頸,
因爲你是我的友——

僅是我一己的敵人。

|芊：我的心怎比那蕉心？
那蕉心捲抱的宵露，
又怎比你的心！

三，七，二四。——公園美人叢蕉。

世界底末來

太平洋，
已是泛起了血底赤光。
隔岸的大陸，
已是人吼如狂。
連天的野火，
早是烈焰直上。
火光中人底面像，
沒了頭髮，
也沒了衣裳。

你世界萬惡底羅馬都，
你世界沉靡底巴黎市，
你聳着鼻頭驕傲底白皮兒。
你老而欲死底蒙古族，
你雜顏色被世界所遺棄的賤民之種……
不工作的叫你們全毀滅了吧！
毀滅在這偉大的洪爐。
不工作的人們骸骨燼了，
不必要的地物也燼了，
世界底凹凸平了，
雷風熄了，
但這地體喲，卻成了第二個太陽，

還在飛着火底長槍，
燃燒餘燼。
地體冷卻了，
凝成一個水晶球體。
表皮有着新的世界了，
那裏有人喲，正在歌唱：
「我們底世界，終於到來！
我們底世界，終於到來！
我們相愛在這樣的世界裏，
不用擔半點驚駭；
浪拋一滴滴愛淚。
這個世界

是我們親手造得，
你也在，我也在，還有我們底同儕。
可憐我們底同儕，
可敬我們底同儕！
他們沒有一個廢材：
他們底錘運如風，
他們底鑽火如虹，
他們颼急得如電，
他們鎮定得如冰！

可憐我們底同儕，
可敬我們底同儕！

碧陰之中，
湖濱之旁，
同儕們正在歌唱。
這歌唱是紀念那中途喪卻的，
他們不能與我們共享！

他們底靈魂，
是不會走開，
這是他們所致力過的，
他們將同這世界一樣，
不能使我們忘懷！

女：愛的，這聲音有些悲傷吧？

男：這是我們心甘願底悲傷！

這不是已毀滅了的那個世界：

那卑懦，那無恥的人們被迫底悲傷！

這是勝利者們底哀悼，

同儕們底歌唱。

我們紀念我們之中已死了的，

也紀念這世界底未來！……

三二，冬。

附記：這篇東西，在前邊還要有約二分之一，丟了，現在卻就剩這一點。

可憐的舌頭

我是個罪徒，
——一個時代底罪徒！
可憐是我的舌頭，
還爲牠的主人辯護。

我的舌頭，
眞是個忠實底奴僕！
牠說自己是靡非時特，
爲浮士德而服務。

牠會學黃鸝底婉囀，
也會摹杜鵑底哀啼；
蒼鷹底呼嘯，
小麻雀底啾唧。
　黃鸝婉囀，該怎樣憐人？
　杜鵑泣血，該怎樣悽迷！
　蒼鷹與麻雀又怎樣矯鷙與柔膩！
我有這樣一條舌頭，
就是我唯一底武器。
　什麼是同情，
　什麼是英勇，
　什麼是階級底叛逆；不妥協的鬬爭。……

我的舌頭牠也將這些，
常常歌頌。
我知道：
人底快樂是建築在髑髏上面；
美麗的花朵，要生在血泊中間。
人髓釀成底葡萄酒，
才是莫名地芳醇！
人筋絞成的比牙琴絃，
才是美的音韻。
芳醇的葡萄酒，
琮琤的比牙琴，
月圓，花好，姑娘啊！

春宵一刻幾千金?

是的，我是個時代底罪徒！

我是個刁狡的妖狐！

我能幻化妓童與美女，

能幻化弱者叢中底丈夫。

我的尾巴，常是偸藏在兩股中間，

本身底氣息，

常用人間高價底香料泯𣸣。

我們底遠祖，

誰全知是善媚底種族，

我們底本身，

是強者們底侍妾，弱者叢中底丈夫。

我們底根性，祇愛腥膻，
飲食，祇愛殘骨和貪泉；
尖嘴與禿頭，
纔成就了我們底營鑽。

漫天的哭聲，
是美底頌歌！
無涯的血海，
是美底流波！

我們底美麗，只要殘忍裝成，
我們底福祜，祇有無恥獲得。

舞吧，踏着他們底骷髏。
醉吧，飲着這血釀的葡萄！

着起他們底纖從織就的衣裳來……
放起我們底歌喉。
　儘力延長我們底生命吧，
只要翻動起我們底舌頭。

三三，春。

爲了美麗

我怎能不愛你，
你是那樣地美麗！
也許你並不美麗？
這是妬恨你的人們說的。
哥哥愛過你，
爲你殉了情；
弟弟愛過你，
死在妬恨你的魔者之手中！
我又怎能不愛你，

你是這人間唯一的美麗！
　我愛你是偸偸地——誰也許不知；
　誰也許全知。
　爲了你是這人間唯一的美麗！
在沒妬恨你者底地方，
常是歡快地吻到你的唇；
在有妬恨你者底地方，
他們禁止我將你的美麗稱揚，
　他們焚燬了愛你者熱情底書，
　活抹了稱讚你的美麗底詩，
　他們是小量醜惡卑賤的自私者喲！
　但怎能禁我不愛你？

他們會毒卻或殺死我自己，
會誣蔑你的美麗！
他們不會死盡了所有世界愛你的人，
——你是這人間唯一的美麗。

哥哥爲你殉了情，
弟弟爲你殉了情，
我雖不如他們那樣英勇，
但我怎能不愛你？
——……你是這人間唯一的美麗！
也許你並不美麗，
這是妬恨你的人們說的。

三，三，二一九，晨。

夜深時

夜深時，我還獨自唱着酒歌：

醉裏底歡喜，
憑他就是醒時底煩憂；
今朝底仇敵，
憑他是當初底好友。
進前，進前，永久地進前……
任背和心讓他們射穿。
過去的全是罪惡！

還要回飲你罪惡底污濯，
除非是個無味覺的豬玀。
連一粒塵埃全變改，
——眞理是這樣，
能有什麼力量和方法，
使你們底幸福常在？
憤恨，詛罵……
憤恨我揭穿了誰們底面紗，
可有永不揭面紗的新娘子嗎？
誰們在誇逃路底聰明，
誰們在逞着無恥的英勇，
誰們在苦掘着地體的底層？

如果地體破碎了呢？
聰明的朋友，
還向那裏扎掙？
「原則」你們是每次適用着，
你們底尾巴永久存在，
那就是說：「吮髓吸血，」
永不會改！

夜深了，
我還在獨自唱着酒歌！

三三，秋。

咬緊顎骨

蒼茫，蒼茫，蒼茫，
無際限地蒼茫——
一顆星在蒼茫底遠天，
射着血般的赤光。
　我咬緊顎骨，走過他們底身旁，
悲哀變成鐵的憤恨，
眼淚變成黑的血漿。
秋雨落了一個整天，
那時大街上要凍斷行人。

街樹底葉子被吹落了，
有的還在掛着母枝的脖子呻吟。
接連地高樓跟下，
「水門汀」底路上，
「批霞娜」和高笑不斷地聲中……
是些什麽東西呢？
在那裏睡躺。

是鬼還是人？
是誰家傾倒的垃圾，
還是誰家埋葬在街頭的新墳？
啊！他們有四肢，還有喘息；
有聲音也有嘆息！

是無家的野狗嗎，
怎麼沒生好抗寒的毛皮？
有的枕着雨洗過的石塊，
有的頭上蒙了片雨吻過的破毡！
更有的祇是將身體蜷作團圓。
肉，在他們我相信是鐵鑄成，
他們底骨頭可撚釘，
我更相信他們底「血」是一樣的「水門汀」，
因爲他們是睡得這樣甜靜！

鐵軌電車過去了，
頭上閃着燐樣的光。
皮輪的汽車過去了，

車箱裏的女人，
正在修整着他們底嘴唇。
步行的日本軍官們過去了，
他們每個也是挾着女人。
謔浪，酒臭，和肋下那些長刀的喞語，
卻和成了「批霞娜」的美韵！

我咬緊了顎骨——
他們無所見地經過我的身旁。
悲哀變成鐵的仇恨，
眼淚變成黑的血漿！

三三，九。

關於詩人底話

詩人的詩，是一柄纖巧底鑰匙
不要卑視牠打不開金銀寶藏，
卻能打開姑娘們奧祕的心房。

詩人的詩是一柄茁細的小劍，
不要蔑視牠不能斬斷敵人底一根汗毛，
卻能使姑娘們永久創傷！

姑娘們：

詩人的詩是一條美麗的花蛇，
你不要欺侮牠身量細小，
在夢中牠全能將你們底靈魂鎖抱。

詩人的詩，是一柄小斧和小錘，
牠雖不能劈開沿生的荊棘，
敲不碎不平的地體，
卻能將人們底幸福破碎。

你休要惹詩人們底眼睛吧，姑娘！
他們底眼是有倒刺的鋼鈎，
從不放過女人們逃走。

你休要吻到他們底唇，
那是騙魚吞鈎的餌，
可迷戀，巧美而殷紅！

你休要戀迷那蛇樣的腰，
乳羊般的胸，
在那裏喲，早掘下了墓坑：
爲了他們自己，
爲了你們。

三三，秋。

碼頭夫

「掮呀，掮呀……
弟兄們，
一隻木籤，三個銅元」
「掮呀，掮呀！
三個銅元，一隻木籤。」

他們底脖子伸長，
他們底脈管橫張，

雙手擒死住囊角，
一步步捱向倉積的地方。

那是一片停船的塢蕩，
是碼頭夫們「生命底賭場。」
豆甕是死囚者的「血招；」
木籤該是「行刑者」的寶刀！
一步踏着一段堦梯！
那是近乎四十五度底傾斜，
百零幾段的堦梯。
江波在下面來去悠悠，
吐吮着貪婪的舌頭；

稜石亂聳在梯傍，
又那様固執而頑强！

稜石沒有溫情，
江波沒有憂愁，
牠們逐日在看着，
一些賭生命的東西們，
上下馳走。

『搰呀搰呀，弟兄們！……
一隻木籤三個銅元，
——莫要撒懶！』
那個烏打帽扣到腦後的掌籤人，

他的濃眉重鎖着，
沙叫着鬼樣的聲音：
『掮呀～～你個老懶驢，
爲什麼橫了別人的路，
——你在休息？』
老人的脚，開始在木堦上顫抜，
一堦，一堦，又一堦……

在倉積的地方，
有着些武裝的英雄，
他們底刺刀橫溢着毫光，
據說他們正在催運軍糧。

大豆，燕麥……
積得如山樣。

『掮呀，掮呀！
一隻木籤三個銅元，
掮呀，掮呀……
弟兄們……
…………………』

三三，秋。

「無錢底猶太人」

無錢的猶太人
我們還不是同一命運嗎?
我是個賤民之種的中國人!
無錢的猶太人,
到處蒙着擯棄,
到處唱着被轆軋的歌。
能拯救你們的,
不再是騎白馬的摩西了,
給福你們的,

不是那肥得如猪的牧師。
你們還信任這些嗎？
他們是一直欺騙着你們。
沒了祖國值得什麽憂愁？
猶太人沒了錢又值得什麽害羞，
祇是不認識自己同命運的弟兄……
才是眞的憂愁！
你個無錢的猶太人，
記住吧，那才是眞的奇羞。
唾棄，蹂躪……
也在到處看顧着中國人。
眞的弟兄待我們沒有不平，

待我們沒有剝削和榨取，
更沒有豬樣的屠殺……
看吧！這世界上——
誰在以平等待着我們？
誰不將我們榨取和屠殺，
誰就是我們底弟兄。
你個無錢的猶太人；
你個賤民之種的中國人！

三三秋。

註：無錢的猶太人，為美國哥爾德著。

瘖啞了的三絃琴

三弦琴！
我的三弦琴！
你瘖啞了吧，你瘖啞了吧……
你將永久被瘖啞了，
在這個牆根！
　牆根是陰惡的，
　充滿了毒霉和濕菌！
　剝食了你的身軀，
　摧殘了你往昔的聲音。

你往昔的聲音，
啊，你往昔的聲音！
燃燒過戰士們底血；
也傾吐過弱者們底心！
悲憤而哀沉！
待飄然走去，
三弦琴！你是我所愛的，
怎能別開你的聲音！
除了這世界要我的生命銷沉。
我流着淚，
吻過你每條琴弦；
醉了酒會將你的名兒低喚！

我的三弦琴，
醉了洒也曾將你的名兒低喚！
流着淚，吻過你每條琴弦！

鄰人們他厭惡你，
他們說：『走開——』
不然就要我閉了你的口！
他們說，你的聲音擾了他的好夢，
驚覺了他們底僕人。
我怎忍更怎能？
一刻不聽到你的聲音。

那除非世界註銷了我，
他們踏碎了你，
好——讓我們同歸於盡。

你將永久被瘖啞了嗎？
——在這陰惡的牆根？
那除非世界註銷了我，
他們踏碎了你，
讓我們「同歸於盡。」

三三，秋。

附記：我曾有過一隻舊了的三絃琴，牠的身體和聲音並不美，但是我却很愛牠；鄰人們却厭惡牠，牠被瘖啞在墻根很久了！

葬曲

來，擡起來，大家一齊擡起來……
擡起我們黑色的十字架。

不少，不多，
每人一個。

來，擡起來……

不少，不多，

每人一個。

不要怕，向前去——
墓坑早是掘好了，不要歇，
來，掮起來……

墓坑早是掘好了。
不要怕，不要歇……
向前去——

不少，不多……
每人一個。

……………………

三三，一一，一九。

附記：日前於街頭偶看到一羣送葬者，白車素馬，死者停其上。後有捐十字的人，且行且歌，喃喃不可辨，感而書此。

去年的春風裏

去年的春風裏，
死卻一株玫瑰；
今年底春風裏，
我又埋下了一顆。
去年底玫瑰，
沒能放出一株美麗的花，
今年埋下的呢？
還有個明年的春天等候着。

祇作個播種的人罷。
留下美麗的花，
給我所愛的人們。

誰是我所愛的呢？

愛的人兒們，
不要遲疑了，
玫瑰花的根芽，
全是爲你們埋下的。

三四，三，四。

你常常問我

——答一個朋友——

你常常問我：
『憂愁嗎？朋友。』
我的朋友——可憐的人！
我們誰還不是一樣？
你常常問我：
『思念故鄉嗎？——姊妹，爺娘，
幼年時候愛着底姑娘？』

我能答你什麼呢？
媽媽早死了！
爸爸何處去流亡？
還問什麼愛着底姑娘！

你常常問我：
『什麼在苦痛着你？
什麼東西窒息着你的呼吸，
什麼是你的希望？』
朋友——你可憐的人！
我能答你什麼？

三四，四，八。

待醉一回吧？

是這樣難禁引誘嗎？
那少女的紅唇——
無論是笑着的時候，
還是睡着的時候，
總是一盃喲，迷人的醇酒！
　常常嗅到這醇酒的芳香，
　眷愛那琥珀色的漣漪微蕩！
　待醉一回吧？醉一回……吧？
　一千遍問着自己；

一千遍望着情人的眼睛！
他說：莫再吧！莫再……
莫再喲，引起你醉後的憂傷！
愛着少女的人們，
你們一生沒有幸福了！
可有一個熱愛的青年，
不被你所愛的少女創傷？
待醉一回吧？醉一回吧……？
一千遍問着自己；
一千遍望着我情人的眼睛！

三四，九，一，青島。

禱告

我既沒有罪惡，
也沒有企求，
你十字架任是鐵樣的莊嚴，
怎能屈折我的膝頭？
你巧嘴的牧師，
說活了那可憐的基督，
問他可能解決嗎？
這貧窮，這飢餓，這非人的生活。……
我曾臨着這樣禱告的一羣：

他們綿順地跪在基督的脚下，
這就是上帝的羔羊嗎？
牧者們揮着狡猾的鞭子，
嘟……唔……
他說：不要抵抗屠殺你們底人，
他們是有罪的了，
在天國裏是沒有他的名份。
天國在那裏呢？
這裏卻有着活現的地獄：
眼睛垂閉着，
手臂揮舞或交叉，
營養不足的臉色黃黃地仰舉着，喊着：

主啊！主啊！請憐愛我！
我信仰你，
也信仰你所指派的牧者！
主啊！主啊！請憐愛我……
我們要到天國裏去啊！

三四，九，六。從一所禮拜堂歸來後——青島。

悵望

——給北國獄中的H——

懷抱一顆落寞的心，
坐在秋夜的黃昏裏：
悵望着，悵望着……
悵望着遠天，
悵望着海洋，
悵望着無際限的蒼茫！
蒼茫的那一邊，

友啊！就是你囚着的地方。
當別離的時候，
你們底眼埋下我們底眼，
我們底聲音絞住你們底聲音！
全是說：珍重吧！珍重吧！
珍重這僅有的別離，
生的流浪，
別後的安康。
纔是幾日的工夫，
深深地，深深地……
你竟被鎖入了鐵的監牢！
這是應該的嗎？

也許在我們底生命的簿子上，
自己早將這張支票簽好。

我想念你，
更想到別的友人！
你們全是這樣英勇地挺進着，
祇有我——我是一條流浪的狗！
還是憂傷地到處徬徨。

懷抱一顆落寞的心，
深深地，深深地，
坐盡了秋夜底黃昏。

三四，九，十。青島。

鞭撻我自己

鞭打我自己，
鞭打我自己：
　像一頭憂傷的奴隸；
　像一面暴風雨裏的孤旗！
　沒有停止也沒有憐惜。
走，你個不前進的狗！
徘徊，展望，時刻在尋找，
尋找你可逃避的時機。

走，你個不前進的狗！
思量，徬徨，時刻在躲藏，
躲藏什麼呢？
死在躲藏的狗窩裏，
和死在前進的刀鋒上，
什麼還不是一樣？
　像一頭憂傷的奴隸，
　像一面暴風雨裏的孤旗！
　鞭撻我自己——沒有停止也沒有憐惜。

三四，十，一。青島。

心

把我的心，托在我虔誠的手上，
合起我癡情的眼睛，
接過去吧，多情的姑娘！

這已經不是一顆完好的心了，
牠有了罅洞也有了傷痕！

那全是愛人們底遺留，
我在珍貴的保守！
你將遺給我些什麼呢？

多情的姑娘？

把我的心，托在我虔誠的手上，

你需要嗎？多情的姑娘！

牠有了罅洞也有了傷痕！

三四，十，六。青島。

好輕鬆的……

好輕鬆的都市；
好輕鬆的秋天！
　完了我的工作，
　輕鬆地望着：
　窗前有山，有林……
　窗左右有美麗的海洋，
　有來去的風帆……
　這眞是一所畫一般的屋子啊！
叮噹，叮噹，叮噹……

石匠釘着鐵錘——對面山腳下，
在製作美的石碁。

叮噠，叮噠……
由淸晨到黃昏，
鐵錘擊打着鋼鑽，
鋼鑽啄着石頭的聲音，
每天是一樣的——
從早晨到黃昏。

『有老婆嗎？石匠。』
『對付有一個……』他笑笑的接着說：
『俺醜，她比俺還醜……

醜得活似個大蝙蝠。」

「兒子呢？石匠。」

「兒子也有一個。」

「你知道這造房子給誰住的嗎？」

「左不過是有錢有勢的。」

「一天幾角工錢啊？」

「五角一天——對付一家活。」

「失了工作呢？」

「失了工作——誰知吃他娘的皮？

叮噹，叮噹……

這算什麼稀奇的事?!」

「石灰飛入你的肺，

知道嗎?這會病死你!」

「……………」

「知道這些幹什麼?」他說：

叮噹，叮噹……

「俺死還有俺的兒!」

叮噹，叮噹……

鐵錘擊打着鋼鑽，
鋼鑽啄着石頭的聲音，
每日全是一樣的——
從早晨到黃昏。

我知道：
石匠的兒子們，將不再是個奴隸身，
爲了紀念他們底父親。

三四，十，八，青島。

秋葉

晨間拾得了一片秋葉，
我想把牠收藏起。
收到什麼地方呢？
纔能不滅牠的顏色。

晨間拾得了一片秋葉，
牠紅得太美麗了！
我要把牠寄給情人，
又怕這顏色會傷着情人的心！

我抛開牠——秋風捲來了，
在街心將牠無情地踢打！

牠在秋風踢打裏輾轉着……

我又將牠拾起來，
我將將牠帶給了海洋。

三四，十，八。青島。

我家在滿洲

我沒有了家——我家在滿洲：
我的家現在住滿了惡霸，
他們的戰馬拴在門前的樹上，
那樹原先是大家乘涼的，
畜生卻啃光了牠們的皮，
明年牠們不會再有綠葉森森。
那房內再沒了我一個親人；
惡霸們把牆壁鑿穿了，
作了放槍的口孔。

那牆壁本是爲兒孫們蔽風雨的，
每塊石頭全是爺爺親手奠定！

我家在滿洲，
我沒有家了！
那一切不久也就是砲火的灰燼！
我也不要家了，
也再顧不了所有的親人……

一九三五，十一，十五日。

一隻不祥的鳥兒

——給海燕——

你是一隻不祥的鳥兒，
吟鳴着人所不愛的歌。
　風要將你凌遲，
　你是飛得那樣高傲和飈急！
　海要吞滅你，
　那白色的長舌，
　一條比一條貪婪，

尖銳；顫抖……
是白色的火燄？是逆立的刀山？
他們一齊等待着……
在你吟鳴到疲乏的時候，
要撈一條魚兒潤潤飢喉。
不是戰勝，
卽是死亡！
可憐的鳥兒……
你不忍耐着創傷和飢餓，
那你只有一聲兒莫響。
不，天旣生了你，
你就該放膽地吟鳴；

直到最後的一聲。

終有一天：

風要脫了力量，

海要停止了他們的顛狂……

…………………………

一九三六，二，一二，晨。

註：《海燕》出到第二期就被迫夭亡了。

有版權

平裝實價三角
精裝實價四角五分

綠葉底故事

蕭軍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印刷所

文學叢刊

巴金主編

第三集
共十六冊

星	葉紫	長篇
栗子	蕭乾	短篇
曼陀羅集	陳白塵	短篇
夜景	艾蕪	短篇
春風	張天翼	短篇
黃沙	靳以	短篇
達生篇	萬迪鶴	短篇
小巫集	癸如	短篇
髮的故事	巴金	短篇
印象·感想·回憶	茅盾	散文
綠葉的故事	蕭軍	散文
橋	悄吟	散文
銀狐集	李廣田	散文
咀華集	劉西渭	批評
日出	曹禺	劇本
運河	臧克家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我們編輯這一部文學叢刊，並沒有什麼大的野心。我們既不敢擡起第一流作家的招牌欺騙讀者，也沒有膽量出一套國語文範本貽誤青年。我們這部小小的叢書雖然也包括文學的各部門，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編者也不是文壇上的聞人。不過我們可以給讀者擔保的，就是這叢刊裏面沒有一本使讀者讀了一遍就不要再讀的書。而在定價方面我們也力求低廉，使貧寒的讀者都可購買。我們不談文化，我們也不想賺錢。然而，我們的文學叢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編選謹嚴，內容充實，印刷精良，定價低廉。第一二集各書出版未及一年均已重版多次。第三集各書本月份起陸續出版。

第一集

書名	著者	類別	定價
路	茅盾	長篇小說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故事新編	魯迅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神·鬼·人	巴金	短篇小說集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八駿圖	沈從文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團圓	張天翼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雀鼠集	魯彥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珠落集	靳以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南行記	艾蕪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羊	蕭軍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飯餘集	吳組緗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分	何穀天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短劍集	鄭振鐸	文藝論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黃昏之獻	麗尼	散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雷雨	曹禺	四幕悲劇	平裝四角五分 精裝六角
以身作則	李健吾	三幕喜劇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魚目集	卞之琳	詩集	平裝二角 精裝三角五分

第二集

書名	著者	類別	平裝	精裝
秋花	靳以	長篇小說	三角	四角五分
江上	蕭軍	短篇小說集	四角五分	六角
土餅	沙汀	短篇小說集	三角五分	五角
谷	蘆焚	短篇小說集	三角	四角五分
憂鬱的歌	荒煤	短篇小說集	三角五分	五角
多產集	周文	短篇小說集	四角	五角五分
崖邊	柏山	短篇小說集	二角五分	四角
銻砂	蔣牧良	短篇小說集	四角五分	六角
生底煩擾	歐陽山	短篇小說集	三角五分	五角
海星	陸蠡	散文集	二角	三角五分
鷹之歌	麗尼	散文集	三角	四角五分
商市街	悄吟	散文集	三角	四角五分
畫夢錄	何其芳	散文集	二角	三角五分
憶	巴金	散文集	三角	四角五分
母親的夢	李健吾	戲劇集	二角五分	四角
掘金記	畢奂午	詩集	二角	三角五分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133 1838